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十三輯



非外借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編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于1897

CSSCI 來源集刊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十三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編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委員會

顧問：

貝羅貝 丁邦新 江藍生 蔣紹愚 柯蔚南 馬提索夫 梅祖麟
潘悟雲

主編：楊永龍 吳福祥

副主編：趙長才

編輯部主任：趙長才

編輯部副主任：陳丹丹

編審委員會：

曹廣順 馮勝利 洪波 蔣冀騁 羅端 麥耘 秋谷裕幸
孫朝奮 汪維輝 王洪君 魏培泉 吳福祥 楊永龍 張麗麗
張敏 張涌泉 趙長才

編務委員會：

楊永龍 趙長才 祖生利 李明 陳丹丹 張定 姜南
陳偉蓉 于方圓

本輯責任編輯：姜南

封面題字：丁邦新

目 錄

- 因聲求字與因義求字——俗語詞“硧硬”本字考…………… 江藍生(1)
- “咱”音補說…………… 何大安(10)
- 王梵志詩“飲酒是癡報”的句法語義分析…………… 朱慶之(14)
- 說古書中跟“波”“播”相關的幾個問題…………… 沈 培(26)
- “弄”“美”“筭”“兵”的形誤…………… 胡敕瑞(43)
-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互證漫議——讀《吐魯番出土文書》訓詁隨札…………… 方一新(52)
- 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隨劄…………… 董志翹(65)
- 日本早期佛經音義特色考察——以醍醐寺藏《孔雀經音義》二古寫本爲例…………… 梁曉虹(75)
- 評人文版《水滸傳》的注釋…………… 朱冠明(93)
-
- 從常用詞的分布看《紅樓夢》的作者問題…………… 魏培泉(108)
- 《京本通俗小說》係偽書的語言學證據…………… 汪維輝(137)
- 關於漢語詞類系統演變的思考…………… 楊榮祥(168)
- 論漢語複音詞的同步構詞…………… 王雲路(188)
- 常用詞演變研究中詞的外在書寫形式及其相關問題…………… 張美蘭(204)
-
- 關於漢語給予結構歷時演變的新見解
- 兼論漢語方言中的區別性與格標記…………… 貝羅貝 呂珊珊(218)
- 漢語“綜合⇌分析”雙向演變的韻律機制…………… 馮勝利 劉麗媛(243)
- 論上古漢語代詞“之”和“其”的替代功能…………… 大西克也(269)
- 重探先秦句末語氣詞——激進構式語法的“也字式”分析…………… 劉承慧(284)
- 中古譯經中的歎詞和應答引導語…………… 趙長才(295)
- 漢語轉折詞演變綜論…………… 張麗麗(315)
- “是……底(的)”的構式化、構式演化及相關問題…………… 洪 波 張豔玲(338)
- 漢語“上/下”義方位詞的類型及來源…………… 何 亮 吳福祥(352)
- “本、元”類副詞的演變…………… 李 明(366)
- 明清可能結構“V得來(不來)”“V得了(不了)”研究…………… 張 頴(383)
- 動詞重疊時體用法的演化關係…………… 陳前瑞 王繼紅(400)

2 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十三輯)

句末情態成分“才好”的歷史發展·····	畢曉燕 祖生利(423)
“見”字新解——從“見笑方家”到“慈父見背”“人見斷絕”·····	姜 南(432)
編後記·····	(444)
《歷史語言學研究》稿約·····	(445)

因聲求字與因義求字

——俗語詞“硧硬”本字考

江藍生

提要 本文考證了北方方言俗語詞“gè·ying”的本字是“硧隱”。“gè·ying”在方言中有“硧影、格癢、圪噫”等多種詞形，其下字有的反映了本字音變的不同歷史層次，有的則反映了方言的變讀音。本文還考證了“隱”的詞義為“硧”，故“硧隱”為同義並列結構。本文旨在說明：(1)考本字要將因聲求字與因義求字相結合；(2)語音的演變既有連續式音變(時間，縱向)，也有疊田邊置式音變(地域，橫向)，必須兼而考慮。

關鍵詞 考本字 連續式音變 疊置式音變 硧隱 西北方言

2008年修訂《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第5版時，我們對第5版中的一些方言詞的讀音和詞形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察和處理，如把有的方言詞的讀音改為普通話讀音(“拆爛污”的“拆”由cā改為chāi，刪去“拆”的cā音；把“貓腰”máoyāo改為māoyāo，刪去“貓”的陽平音)。另外，根據詞義有無關聯性把某些多義字詞分列為同音形字詞(如把“怯”字頭分為“怯¹”和“怯²”，“怯¹”為本字，“怯²”為音借字，本字為“客”)。決定做這些改動往往離不了考本字的環節，有的俗語詞的本字很難求證，牽涉語音、語義、語法以及歷時、共時多個層面。

下面擬以俗語詞“硧硬”為典型代表，談談我們在這方面的切身體會，或許對開闢考本字的思路、改進考本字的方法有所啟發。

一 “硧硬”的各種方言詞形與讀音

1.1 改“膈應”為“硧硬”

《現漢》第3版增收方言詞“膈應”gè·ying(第1、2版未收)，此詞廣泛使用於東北、華北、西北、中原等地區，是個通用度較大的北方方言詞，應該收進詞典。問題是“膈應”只是記音形式，各地方言詞典用字各不相同，讓人莫衷一是。

《現漢》第1、2兩版“膈”字只有陽平gé一讀(“橫隔膜”的“膈”)，第3版至第5版增加了去聲gè一讀，因為修訂者把通行於北方地區的方言詞“gè·ying”的詞形定為“膈應”，這才

使“膈”字多了一個去聲音。下面是第 5 版的釋義(見 464 頁):

膈 gè [膈應](gè · ying)〈方〉① 膈討厭;膩味:心裏~得慌。② 勳使討厭;使膩味:這種事兒特別~人。

另見 462 頁 gé。

歷來“膈”字只有陽平 gé 一讀,方言詞“gè · ying”的本字是不是“膈應”?如果不是,給“膈”增加一個去聲音就缺乏根據。

在對第 5 版進行修訂時,筆者認為“gè · ying”的“gè”本字應為“硧”,“gè · ying”的“· ying”讀輕聲,其本字尚不能確定,考慮再三,最後選擇了“硬”字,只是權宜之計而已(詳下文)。這樣,第 6 版把第 3—5 版的“膈應”修改為“硧硬”,相應地刪去了去聲的“膈”字頭(見 442 頁)。

“硧”是身體某部位觸到凸起的東西覺得不舒服或受到損傷,是一種觸覺感受。人們往往用身體器官的感覺來隱喻心理的感覺,例如人們用“甜、酸、苦、辣”這些味覺詞和“疼、寒、涼、熱、燙”等觸覺詞比喻心理上的感受,用身體“癢、麻”等感覺形容精神層面的狀態(心癢、技癢,麻木不仁、麻痹大意),認知語言學認為這一通感引申路徑是人類語言的共性,因此用“硧”這種身體觸覺上的不舒服隱喻心理上的不舒服是十分合理自然的。

1.2 “硧硬”的各種方言詞形與讀音

“硧”字好解釋,難點在於“硧硬”(gè · ying)的“ying”這個輕聲音節的本字是什麼,為此我們查檢了多部方言詞典,其詞形不一,有“膈殃、格癢、硧癢、硧影、格應、圪蠅、硧疑、圪噫、圪義”等,如(略去調值):

【膈殃】kə · iaŋ ① 厭惡;討厭:我最~他|讓人犯~。② 使厭惡;使討厭:真~人!|可~死我了! || 膈,也作硧、乞、各。重疊式“膈膈殃殃”:令人噁心厭惡的樣子:那個小飯館兒蒼蠅飛來飛去的,~的。(尹世超《哈爾濱方言詞典》158 頁)筆者按:作者受《現漢》第 3—5 版影響,上字選擇了“膈”,下文以“硧殃”替代“膈殃”。

【格癢】kə · iaŋ/iŋ 討厭;厭惡;不喜歡:你~人家,人家能不~你? | 蚰巴子(青蛙)上腳背——不咬人~人。(羅福騰《牟平方言詞典》111 頁)牟平方言下字有[· iaŋ/· iŋ]兩讀,甚可注意。

【硧癢】kə · iaŋ 令人生厭。(董紹克、張家芝《山東方言詞典》注:用於青州、牟平、平邑等地,338 頁)

【硧影】kə · iŋ ① 厭惡,噁心:頭午吃了小攤上買的東西,真~得慌! ② 使人噁心:你看他吐的一地,真~人! ③ 諷刺挖苦:你別~人! || 重疊式“硧硧影影的”:看了那一堆蒼蠅,老半天~!(錢曾怡《濟南方言詞典》111 頁;董紹克、張家芝《山東方言詞典》注:用於濟南、荷澤、陽谷、曹縣、德州、威海等地,338 頁)

【格應】kə · iŋ 使人感到厭惡,不舒服:我一看見賴呱子蟾蜍就~底不行,渾身都難受|一

出門兒就看見老哇烏鴉叫底呢，心裏頭總有些～。(周磊《烏魯木齊方言詞典》124 頁)

【圪蠅】kə · iŋ 令人噁心：雜碎沒洗淨，看著都～的，還吃呢！| 蒼蠅不叮人，～人呢！(李樹儼、張安生《銀川方言詞典》61 頁)

【硌疑】kə · i 疑惑：這玩意兒不大新鮮，吃了真讓人～| 這個事兒讓我覺得～ || 重疊式“硌硌疑疑的”：心裏頭～！(錢曾怡《濟南方言詞典》111 頁)筆者按，“硌疑”釋義當為“心裏不舒服”，與“硌影”實為同一個詞(詳見下)。

【圪噫】kə? · i 心理作用導致的噁心。生理導致的叫“噁心”(aʔeiŋ)。(沈明《太原方言詞典》277 頁)

【圪義】kwi ① 討厭：他得的這種病會傳染，我一看着他就～。② 猶豫：你不要～了，該咋式辦就得咋式辦。(賀巍《洛陽方言詞典》11 頁)

此外，李行健《河北方言詞彙編》記錄河北多處方言點作“各應”或“各英”(618、646 頁，未注音)。河北師範大學桑宇紅教授告知，河北井陘有[kə · iaŋ]和[kə · iŋ]兩讀，山區多讀前者。

綜上，各方言點下字幾乎都念輕聲(洛陽除外)，但韻母却有[iaŋ] [iŋ] [i] 三種之別。

二 [iaŋ] [iŋ] [i]三種讀音之間的關係

所謂三種讀音之間的關係是指：這三種讀音是分別代表不同的本字，還是同一個字的音變、音轉？

2.1 [iaŋ]與[iŋ]是連續式音變

陳剛等《現代北京口語詞典》收錄了“殃腔、硬強着”兩個詞語：

【殃腔】yāng qiang ① 勉強支持。如：他病得～不了多久了。/好歹～着。② 費力地慢慢扶養。如：好容易才把孩子～大了。(409 頁)

【硬強着】yìngqiángzhe ① 強迫的意思。如：兒子～把車子搶走了。② 勉強。如：～說了兩句話。(422 頁)

今謂“殃腔”實為“硬強”的音轉，從“殃腔”的義項①與“硬強着”的義項②核心義都是“勉強”可以看出。“殃”yāng 應是“硬”yìng 的白讀變調音(“腔”是“強”的輕讀借字)，同類情況在晉語中也有反映。例如吳建生等《萬榮方言詞典》中“硬”有兩讀，與“軟”相對的“堅硬”義讀[n̄iE](118 頁)，其“(態度)堅決”義讀[n̄iAŋ](335 頁)，與“央、仰”韻母同為[iAŋ]。北京話和晉語萬榮話“硬”有文白讀，而白讀音跟“殃、央、仰”同音的事實，使我們可以推測山東牟平方言的“格癢”與北京話的“硌硬”同為一詞，只不過“格癢”的“癢”是“硌硬”的“硬”的白讀輕聲借字，牟平方言此詞有[kə · iaŋ]和[kə · iŋ]兩讀，河北井陘方言也有這兩讀，這種多地存在的文白兩讀現象應該怎麼解釋呢？

今謂方言中某些[*iŋ*]韻字讀[*iaŋ*]反映了較早的歷史語音層次。

王力先生《漢語史稿》上册第十五節《上古鼻音韻尾的發展》述及陽部包括《廣韻》的唐韻、陽韻、庚韻字(含庚韻的二等和三等),所列舉的例字中有“迎、英、景”等字,音變構擬圖示爲:*iaŋ*→*ieŋ*(92頁)。又,第二十八節《現代-ŋ尾韻母的來源》述及“庚三”,例字有“硬”,音變構擬圖示爲:*iŋ*←*eŋ*(189頁)

郭錫良先生《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爲上古影母、疑母陽部字(如“影、景、英、央、映、迎”)擬音爲[*iaŋ*],爲中古影母、疑母的梗攝開口三等字(如上“影、景、英、央、映、迎”)擬音爲[*ieŋ*]。也就是說,從上古經中古到現代,跟“硬”音韻地位相同的這組字的歷史音變路線爲:[*iaŋ*]>[*ieŋ*]>[*iŋ*]。由此可見,方言中“硤殃、硤癢、格癢”的讀音反映的是較早的歷史層次,“硤影、圪蠅”類是較晚的歷史層次。

至此,我們可以把詞形“硤殃、格癢”與“硤影、圪蠅”看作詞義全等的文白讀變體,其中“殃、癢”反映該詞下字古代舊讀的遺存,屬白讀音,“影、蠅”反映該詞中古以後歷史音變下字的實際讀音,與舊讀相對,屬文讀音。

2.2 [iŋ]與[i]:不同系統間的同源音類疊置

下面,我們需要解釋“硤疑/圪噫”[*i*]與“硤影/圪蠅”[*iŋ*]等帶長鼻音韻尾詞形的關係。關於這方面,宋代文人筆記中爲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方音史料:

北宋劉攽(1023—1089)《貢父詩話》:“關中以……丹青之青云萋。”(詳見周祖謨《問學集》下冊 656頁《宋代方音》一文)。

南宋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卷六:“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爲‘妻’,謂‘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放(仿)此。中原唯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爲‘玄’、謂‘玄’爲‘絃’,謂‘犬’爲‘遣’之類,亦自不少。”(77—78頁,中華書局 1979)

其中講秦人訛“青”爲“妻”,訛“經”爲“稽”,是說秦人把梗攝開口青韻字讀成蟹攝開口齊韻字。這種讀音規律正好可以解釋“硤影/圪蠅”又作“硤疑/圪噫”的原由。

關於西北方言 *iŋ* 脫落韻尾的情況,羅常培、邵榮芬二先生的論著中都曾明確論及。羅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記錄了梗攝與齊、祭韻相混的四例:以“庚”注“齊”、以“庚”注“祭”、以“清”注“齊”以及“青”“齊”互注(137、138頁)。邵先生《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文中列舉“清、齊”代用和“青、齊”代用例,並指出《千字文》的對音“庚、清、青、齊”四韻字很多混用,《開蒙要訓》裏“庚、清、青”三韻字和“齊”韻字互注的也有九對,此外敦煌曲子詞《蘇莫遮》以“令”字、“定”字跟“帝”字押韻。據上,邵先生說:“這都是當時西北方音‘庚、清、青’等和齊韻混淆的確證。”

《金瓶梅詞話》中有“打張驚兒”一詞，意思是做出慌張、驚恐狀，也作“打張雞兒”：

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35回，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明刊本)

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著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齷兒！(28回，同上)

“驚”(梗攝開三庚韻)與“雞”(蟹攝開四齊韻)之轉跟陸游說的“經”與“稽”之轉應屬同類現象。

秦晉之地的這一語音特點至今仍多有留存，“文革”中我在山西晉中地區工作，親耳聽到當地百姓把“青皮核桃”說成“妻皮格到”。

侯精一(2015)《平遙方言研究》“文白異讀”記錄了眾多此類現象(297—298頁)，如：映 iŋ 反映；i 映鏡兒(照鏡子)。影 iŋ 電影；i 影活活(皮影)。

溫端政《忻州方言詞典·引論》(14頁)介紹古曾、梗兩攝部分白讀失去[ŋ]韻尾：

蠅曾 = 贏梗 = 移止 [i]

沈明《太原方言詞典·引論》(4—5頁)介紹古曾梗兩攝開口字城區基本無文白讀，只殘留少數幾個；而南郊區則有文白讀之差別，文讀韻母為鼻音尾韻母，白讀為口母音韻母。例如(略去聲調)：

病(梗開三)城區：piŋ 疾～，～咧 南郊區：piŋ 疾～ | pi ~ 咧

蠅(曾開三)城區：iŋ ~ 拍子，～子 南郊區：iŋ ~ 拍子 | i ~ 子

其中南郊區“蠅”的文白讀恰好能說明銀川的“圪蠅”跟太原的“圪噫”、濟南的“硤疑”詞形之間反映的文白讀關係。

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厘清陝晉魯豫等北方地區各方言點不同下字“殃/癢、影/蠅、疑/噫”之間的語音關係，即：[iɑŋ]→[iŋ]

↓
[i]

從[iɑŋ]→[iŋ]，符合連續式歷史音變規律，而從[iŋ]→[i]不是連續式音變，而是方音的變異。漢語的音節在發音時前輕後重，有的方言在口語中[iŋ]的後鼻音韻尾因弱化而磨損掉了，只剩下了單母音[i]，因而此類音變屬於不同系統的同源音類的疊置。在[iŋ]與[i]疊置並存的方言，[iŋ]是文讀，[i]是白讀。

三 “硤硬”的本字為“硤隱”

儘管我們厘清了“硤硬”下字三種讀音[iɑŋ]、[iŋ]、[i]之間的音韻關係，但是，此詞下字的本字是什麼仍不清楚。《現漢》6版改作“硤硬”只解決了上字，下字“硬”仍是音借字，是不得已的一種選擇，畢竟“硬”與“硤”在意義上有聯繫。但“硤硬”上字為動詞素，下字為性質

形容詞素，詞的語義關係不清楚。特別是河北吳橋有“心蠅”一詞，意思是心裏討厭；天津慶雲縣說心裏討厭、厭惡為“應得慌”，從詞義來看，可以判斷“心蠅”的“蠅”、“應得慌”的“應”本字不會是“硬”；從聲調來看，《萬榮方言詞典》“癢人”[i₁ŋ · z₂ei]（噁心：一見你咧鼻子鼻涕就覺～。358頁）、山東牟平“格癢”的“癢”、山東濟南的“惡影”[ŋə · iŋ]（醜惡肮髒使人噁心，《濟南方言詞典》113頁），其中的“癢、影”都是上聲字，由此筆者懷疑此詞下字的本字應該是一個零聲母上聲字，繼而從詞義出發，懷疑這個上聲字為“隱”。也就是說，“硧硬”的本字為“硧隱”，“硧硬”實為“硧隱”的音變。

3.1 “隱”，硧也

“隱”本指矮牆，《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踰隱而待之”，杜預注：“隱，短牆也。”

由此引申為凸起義：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五：“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五：“景龍中，瀛洲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象。”

另外，“癩疹”指皮膚上出的小凸起，“巒嶙”指山高聳突兀貌，可見從“惡”者多有凸起義（見《集韻》上聲十九隱）。從“凸起”義引申為被凸起物所硧，唐以來文獻中不乏其例（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卷六《梵志翻著襪》761—762頁注三引例甚夥），如：

王梵志詩：“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乍可：寧可）

《宋朝事實類苑》卷65引《倦遊錄》：“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一日因食落一牙，戲作詩曰：昨朝飯裏有粗砂，隱落翁翁一個牙，為報妻兒莫惆悵，見存足以養渾家。”

尉遲偓《中朝故事》：“日晝寢於驛廳內，睡中轉身，為彈子所隱，肋下痛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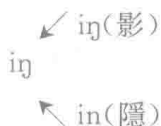
另外，明李實《蜀語》：“有所礙曰隱。隱，恩上聲。”成都、貴陽、長沙等方言有“隱腳”（硧腳）一詞（詞典多不知其本字，以“□”代之），歇後語“肋下插柴——自隱（忍）”（方音“隱”與“忍”音同），“隱”也是“硧”義。石鏡教授告知，他的老家湖南常德臨澧縣既說“硧腳”，也說“隱[ŋen]腳”，如此，則“硧隱”為同義並列複詞。當年修訂時考慮到“隱”與“硧影”的“影”韻母不合，而且文獻中未見“硧隱”連用之例，斟酌再三，最後第6版選用了“硧硬”。雖然如此，我並沒有放棄詞形或為“硧隱”的想法。

3.2 “隱”讀如“影”：同一系統內的異源音類疊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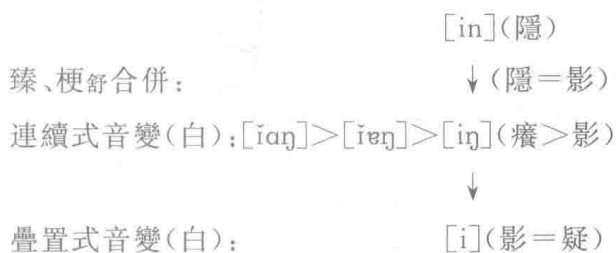
劉俐李(2009)《同源異境三方言和特徵詞比較》一文中，有陝西關中話、新疆焉耆話二級特徵詞“圪噁”，釋為“噁心”，這使筆者重拾以前的想法，認為“圪噁”實即“硧隱”。據劉文，在陝晉方言中以[i、ə、u、y]為韻腹的鼻韻母只有[-ŋ]尾，無[-n]尾，所以“圪噁”的“噁”讀[iŋ]，與“影”同音。侯精一(2015)《晉語與官話方言研究》指出晉語的一個特點是“中古的[-m、-n、-ŋ]三個鼻音韻尾，晉語只保存一個舌根鼻音韻尾[-ŋ]。”(16頁)“深、臻、曾、梗、通五攝舒

聲韻今合流，韻尾收舌根鼻音[-ŋ]”，如：根=庚、心=新=星、魂=紅、群=窮(72頁)。邵榮芬(1963)文中列舉敦煌變文中10處[-ŋ]尾和[-n]尾互相混用的用例，如“勝一身、陵一璘、臣一承、鄰一陵、孕一胤、生一申、隱一影”。我們認為，這些混用的例子透露出唐五代西北方言中[-ŋ]尾和[-n]尾開始或者已經合併的資訊；而且以今推古，根據現代晉語等西北方言深、臻、曾、梗、通五攝舒聲韻合流為[-ŋ]尾的情況，可以判定上列10例中的各字均讀[-ŋ]尾音。其中末例“隱一影”代用出自《韓擒虎變文》“五道將軍唱喏，影沒身形”(《敦煌變文集》206頁)。以“影”(梗三)代“隱”(臻三)，是彼時西北方言“隱、影”同音的明證，這可以解釋俗語詞“硤隱”讀如“硤影”的方言背景。“隱隱糊糊”一詞，《烏魯木齊方言詞典》注音為[iŋ·iŋ xu·xu](336頁)，《銀川方言詞典》注音為[iŋ·i·xu·xu](312頁)，同樣證明“隱”讀如“影”；銀川方言第一個“隱”讀[iŋ]，第二個“隱”讀[·i]，既可證明“隱、影”同音，又可證明[iŋ]在輕讀時容易失去[-ŋ]韻尾。

在晉語音韻系統中，臻攝的舒聲字合併到梗攝的舒聲字中了，這表明晉語中的[iŋ]韻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梗攝字(用“影”代表)；另一個是臻攝字(用“隱”代表)，即：



至此，我們理清了“格癢、硤影、硤疑”及“硤隱”下字之間的語音關係，也就是[iaŋ] [iŋ] [i] [in]之間的音變關係：



上面的縱橫交錯的複雜音變路徑由西北方言的兩個語音特點決定：其一，臻攝與曾梗攝舒聲合併[in]=[iŋ]，普遍存在於陝晉西北方言中；其二，部分口語詞中存在曾梗攝丢失ŋ韻尾現象[iŋ]=[i]，與古庚三的連續式音變相疊置。這種錯綜複雜的方言音變現象彙集於“硤隱”的“隱”字上，使考源頗費周折。

四 小結

(1)北方地區俗語詞 gè·ying 的源詞為“硤隱”，同義並列結構。但因為此詞下字實際讀音為後鼻音韻尾，故詞典不宜以本字詞形“硤隱”出條。由於下字源詞為上聲的“隱”，故從語音角度來看，詞形“硤影”比“硤硬”更為貼近本詞形；但從詞義的聯想性來看(特別是後字都讀輕聲)，選擇“硤硬”也有其合理性。

(2)語言在不同地域的發展速度不一、存古情況不同,考求本字應該從古今音比較、方言音比較入手。語音共時平面的差異反映了歷時演變的軌跡,“硤影、圪蠅、格應”等不同的詞形反映了跟此詞下字“影、應、蠅”(聲調不計)音韻地位相同的字的歷史音變路線爲:[īaŋ]>[īeŋ]>[iŋ]。

(3)語音的演變既有連續式音變(反映時間維度),也有疊置式音變(反映空間維度);疊置式音變又分不同系統同源音類疊置式音變([iŋ]>[i])和同一系統異源音類的疊置式音變([in]>[iŋ])。俗語詞 gè · ying 本字考證的難度就在於它身上以上幾種音變方式交織在一起,忽略了這種音變的交叉性、多樣性,就難以找到揭開真相的鑰匙。

(4)詞是音義結合體,考本字、求源詞必須音義結合。因義求字,是因爲被考詞與源頭詞在語義上必有聯繫;因聲求字是因爲語音是發展變化的,需要理清它的歷史演變層次和音變關係才能看出其是否同源。這兩方面必須雙管齊下,只有音義完全契合,才是確詁。

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這三句箴言放之四海而皆準,是革命導師理論探索和實踐的深刻總結,具有普遍的指導作用,我們應該在學術研究中加深理解,切實運用。

參考文獻

- 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5 《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剛 宋孝才 張秀珍 1997 《現代北京口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
- 董紹克 張家芝 主編 1997 《山東方言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
- 郭錫良 2010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侯精一 2015 《平遙方言研究》,《晉語與官話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榮 2012 《關於方言研究的幾點意見》,《方言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行健 主編 1995 《河北方言詞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俐李 1993 《焉耆漢語方言研究》,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
- 劉俐李 2009 《同源異境三方言和特徵詞比較》,《語言研究》第2期。
- 賀巍 1996 《洛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樹儼 張安生 1996 《銀川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羅常培 2012 《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商務印書館(據1961年科學出版社版重印)。
- 羅福騰 1997 《牟平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馬克思 《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錢曾怡 1997 《濟南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邵榮芬 1963 《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國語文》第3期。
- 沈明 1998 《太原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孫立新 2001 《戶縣方言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

- 孫玉文 2016 《談談方言史研究中的考本字和求源詞》，《文獻語言學》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
- 王 力 1980 《漢語史稿》上册，北京：中華書局。
- 王重民等 1957 《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溫端政 1995 《忻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吳建生 趙宏因 1997 《萬榮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項 楚 1991 《王梵志詩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徐通鏞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徐通鏞 1997 《語言論》第二編，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尹世超 1997 《哈爾濱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第5版、2012年第6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周 磊 1995 《烏魯木齊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祖謨 1981 《問學集》上下册，北京：中華書局。

**The study of etymology basing on both sounds and meaning:
on the etymology of colloquial word *gè • ying* (硤硬)**

JIANG Lans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lloquial word *gè • ying* in Northern dialects which originated from 硤隱. *gè • ying* has many dialect word forms such as 硤影、格癢、圪噫, some of which reflected different historical strata of the sound change and sandhí in dialect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word *yin* (隱) which means *ge* (硤), so that *gè • ying* (硤隱) should be a coordinate structure with synonymous morphem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could be concluded as follow: first, the study of etymology should base on both sounds and meaning; second, sound change should consider both gradual sound change in time and overlapped sound change in space.

Key words: etymology, gradual sound change, overlapped sound change, *gè • ying* (硤隱), Northwestern dialects

(江藍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100732)

“咱”音補說

何大安

提 要 “咱”是標誌近代漢語的一個關鍵詞，呂叔湘先生關於“咱”是“自家切音”的論斷，十分正確，也已成爲定論。不過，爲當時學術資源所限，呂先生對切音的究竟，未及細詳。本文參考後出的方音材料，提出以下的補充：(一)“咱”字形成在濁音清化之前；(二)“咱”字形成時，至少有兩種方言變體；(三)北京話“咱”讀不送氣聲母，是音韻調整的結果。

關鍵詞 咱 自家 濁音清化 方言變體 音韻調整

○ 引言

山西臨猗方言的人稱代詞“咱”讀作 tɕhia²⁴，陽平調。(張延華 1980)這個讀音，很有啟示性。

現代北京話的“咱”讀 tsa³⁵，陽平調。呂叔湘先生認爲“咱”是宋代才有的俗字，由唐人的“自家”轉變而成，語音上也“恰好是自家的切音。”(呂叔湘 1955:176)也就是說，“咱”是由“自”的聲母和“家”的韻母組成的。什麼時候“自家”開始合讀成“咱”，呂先生並沒有進一步說明。不過，他曾在文中提到：“自字廣韻‘疾二切’，但宋代大概已經清化。”似乎暗示，切音爲“咱”，也是宋代的事情。

“咱”是標誌近代漢語的一個關鍵詞，對它來歷的考訂，意義非凡。呂先生關於“咱”是“自家切音”的論斷，十分正確，也已成爲定論。(蔣紹愚 2005, 蔣紹愚、曹廣順 2005)稍有可惜的是，呂先生沒有機會見到二三十年後才發表的方音材料，因此對切音的究竟，只能總說，無從細詳。我們有幸，能夠見到這些材料，或可嘗試補苴，以疏其說。是否正確，請諸位方家指教。

一 聲調的問題

“自”，廣韻疾二切，是個從母去聲字。從母在中古是全濁聲母* dz。依照北京話濁母清化的條例，中古全濁聲母配平聲調時，今讀爲送氣清聲母；配上去入等仄聲調時，今讀爲不送氣聲母。北京話“咱”的聲母既是不送氣的 ts，顯然符合這項條例。那麼“咱”確是在濁母清

化這個變化發生後才形成的，而且它的聲母來自清化後的去聲“自”。

不過這個說法有一點不能令人滿意，那就是“咱”爲什麼要讀成陽平調。“咱”的聲調和韻母都來自“家”，“家”是全清母平聲字，今讀爲陰平調；可是“咱”却讀陽平。這個問題，迄無善解。現在我們可以根據臨猗方言，來嘗試一種不同的想法。

臨猗方言有文白異讀，濁母清化的條例在文白兩層中不盡相同。文讀層清化的情形和北京話一樣，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白話層則不分平仄，一律爲送氣清音。（田希誠、呂枕甲 1983）“咱”字既讀送氣清音，除了來自文讀層之外，也有可能來自白話層。但是，這也同樣不能解釋爲甚麼“咱”字會讀陽平。

臨猗方言和北京話的共同點之一，都是把“咱”讀成陽平調。因此，“陽平”或許不是一個要想法子去掉的障礙，而恰是我們重新思考的起點。

假如“咱”字本來是個平聲調的字——這是最合理的假設，因爲“家”正是個平聲字——那麼它讀陽平一定是濁母清化之後的事。這也就是說，“自家”合讀爲“咱”，是在濁母清化之前，而不是之後。這時候“咱”字還是濁聲母和平聲字，並且以這種形式進入了北京話和臨猗方言的前身之中。後來發生濁母清化的時候，兩地各依自己的條例演變。在臨猗，平聲送氣，所以今讀爲 tchia²⁴，入陽平。北京話原來也應當照平聲送氣讀 tsha，也入陽平，但是由於北京話在聲韻調的配合上，沒有陽平調的 tsha，倒是有陽平而讀 tsa 的字，例如“雜”“砸”，因此受到音節結構上的限定，改讀成了 tsa。這麼看來，臨猗方言的讀法是完全規則的，北京話則經過了音韻的調整。^①

二 介音的問題

“咱”字的最早形式雖然帶有濁聲母，但是方言間的表現似乎並不一致。臨猗方言今讀聲母爲舌面音 tch，當是受到了介音 i 的影響。這個介音 i 又是怎麼來的呢？

一種想法是來自“家”字。“家”是麻韻二等的見母字。二等見曉系字在許多北方方言中都腭化了，可見它們的韻母中一定有導致腭化的成分。然而這個想法不見得可靠。因爲見曉系字的腭化是很晚的事，而一個二等韻母誘發屬於精系的從母字也腭化的現象，在北方方言裏似乎還不曾發現過。因此，臨猗“咱”字音中的介音 i，不能從“家”的中古讀法裏去找。

我們認爲，這個 i 介音，其實就來自“自”字的韻母。“自”字屬至韻，中古韻母爲元音 i（李方桂 1971）。這個元音 i，在與“家”合讀的時候，弱化爲介音，之後再使清化後的聲母腭化。整個過程是：

^① “音韻調整”是一個高度概括的概念，其成因、過程，所牽涉的方面，都極其複雜。北京話中“榮”字的讀音，即爲著名的一例。請參閱李榮（1985）、朱曉農（2006）、陳梅香（2011）等學者的相關討論。